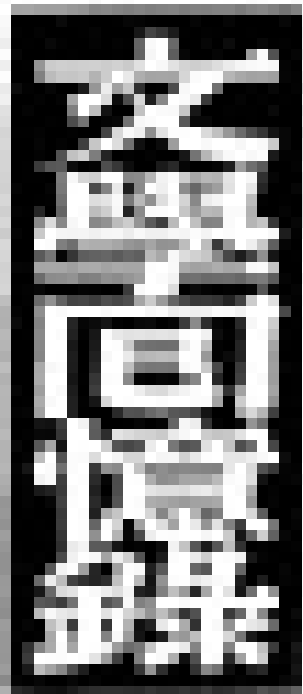


文學回憶錄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著

蔣路譯

文學回憶錄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二年九四九一
版三月十年二五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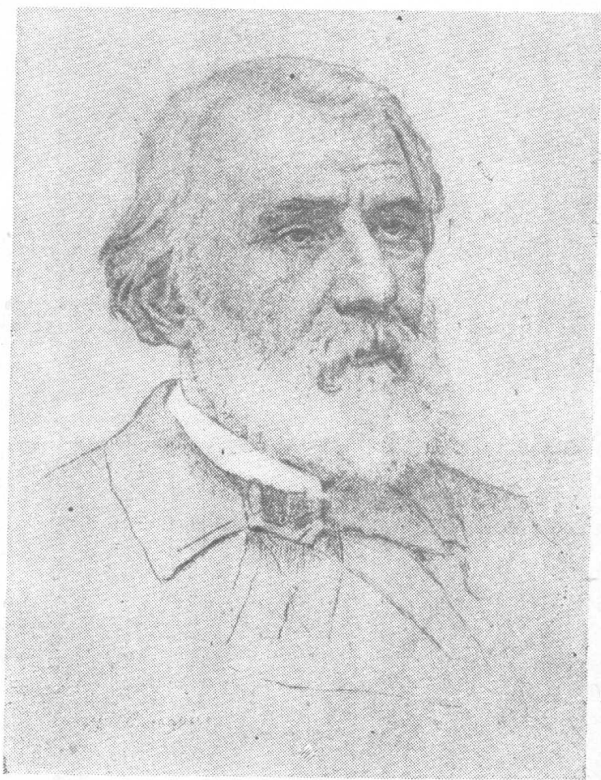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者版出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者刷印
司公刷印風國

書叢文譯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錄憶問學文
И. Тургенев
著夫涅格屠
譯路蔣

元萬一幣民人價售



伊凡·屠格涅夫

目次

代序	一
I. P·A·普列特涅夫家的文藝晚會	九
II. 回憶柏林斯基	三一
III. 果戈理	九七
(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萊蒙托夫，查果斯金)	
IV. 關於父與子	一二五

代序

一八四三年將近復活節的時候，彼得堡發生了一件事，一件本來無關緊要，而且老早被人淡忘了的事；那就是一篇署名 T·L，題作巴拉莎的小敘事詩的出現。這 T·L 卽是我，這篇敘事詩可以看做我的文學生涯的起點。從那時算起，差不多過去二十五年了，在這兒，我想趁着我的作品發行新的版本之際，來跟讀者談談，把四分之一世紀當中積壓在我心裏的種種回憶告訴他，縱令一鱗半爪也好……Grande aevi spatium!（拉丁文：

● 巴拉莎的全稱是巴拉莎，詩體小說，一八四三年春天出版，因爲那風格的新穎和情感的健康而引起普通的注意。——譯者。

● T·L 是屠格涅夫父母姓氏 Turgenev 與 Lutovinov 兩字的頭一字母，他的初期作品多繫此名。——譯者。

一個長的時間。——我不敢許給讀者什麼非常新奇的「富于刺激性的」東西；我也要預先奉告他：一定有許多地方還沒有說到或者言未盡意。其所以有這類遺略，是不難解釋的。我們都知道，自從一八四三年以來，人事代謝，有的變了，有的消逝得無影無踪了……但今天的實際與當時的史蹟之間的聯繫尚未完全斷絕；好些人都還健在——何況遺留下來的不僅是人而已。而唯獨關於那最終地退下了舞台的事物，我們纔能說出真理，說出公允的、全面的真理來。因此，我決計使我的回憶錄只限于若干斷片，若干零碎的篇章；我企望它們中間會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至若形式上的統一和敘述的順序，我早就放棄了。不過我認爲必須預先報導一些于我直接有關的事實，因爲它們曾經決定了我的事業的出發點。

我于一八三七年唸完聖彼得堡大學文科，第二年春天便去柏林留學。我纔十九歲；但我早就夢想過這次旅行了。我確信在俄羅斯只能學到一些預備性的知識，而真正學問的源泉是在國外。其時聖彼得堡大學的教師之中沒有一個能夠動搖我這信念，況且他們自

● 這是拉丁史學家 Tacitus 的話，指人一生的時間。（按本書內關於拉丁文句子的腳註都

是由編者轉請徐家匯顧神父代爲查明補入的。）

1820s
1828
25

己也都充滿了這種信念；連那以烏瓦羅夫伯爵^①為首的教育部也抱着同樣的見解，經常用公費派遣青年進德國各大學深造。我在柏林約莫默了兩年（前後兩次）頭一年跟我一道在大學聽課的俄羅斯人當中有N·斯坦格維奇、格拉諾夫斯基和傅羅洛夫。^②第二年則有日後名震遐邇的M·巴枯甯。我學的是哲學，古代語言與歷史，並在威爾德（Verter）教授指導之下特別熱情地研究黑格爾。爲了證明那時在國內大學裏所受的教育是多麼不完全，我只消引徵一件事就夠了：我在柏林聽楚姆卜特（Zumpt）講拉丁古代史，聽波克（Bok）講希臘文學史，但因為根底不好，回家之後還不得不死記拉丁文和希

① 烏瓦羅夫（S.S. Uvarov, 1786—1855）伯爵，著名的御用理論家，曾任教育部長，科學

院院長等要職。——譯者。

② 斯坦格維奇（N.V. Stankevich, 1813—1840）啓蒙運動家，三十年代莫斯科哲學文

學小組的領袖。——譯者

格拉諾夫斯基（T.N. Granovsky, 1818—1895）知名的黑格爾主義者及西歐派首

領。——譯者。

傅羅洛夫（N.G. Frolov, 1812—1865）作家。——譯者。

「臘文文法。可是我還不算一個太蹩腳的學士呢。」

青年人——我的同輩——的渴望出國，頗像斯拉夫人之向海外瓦朗格安人尋找首領。●我們每個人恰好也感覺他的國土（我並非泛指祖國，而是指各人心裏所蘊藏的精神與智慧）是廣大而肥沃的，但它缺少秩序。我可以說說我自己：我個人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樣離鄉背井，這樣勉強割斷我和我出生的生活環境之間的一切聯繫及紐帶，是有害的……然而我無可奈何。那種生活環境，那種社會，尤其是我所隸屬的那個社會圈子（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地主與農奴的圈子——全都使我無法留下來。相反地，我在自己周圍所看見的一切，幾乎都在我心頭激起不安和憤懣的感情，最後並令我發生憎恨。我不能長此動搖下去。或者屈服，溫順地循着老路子默默地走去，這是常軌，或者立刻跑開，擺脫『所有一切』，甚至拋棄我內心覺得珍貴和親切的許多物事。我就這麼做了……我縱身一跳，鑽進『德意志海』裏，讓它洗滌我，使我甦生，而臨末，當我從它的浪濤之中游出的時

○瓦朗格安人（Varangian）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居民，據說，九世紀時，斯拉夫人因為

本國秩序混亂，羣龍無首，曾派人赴斯堪的納維亞邀請挪威公爵劉里克（Rurik）兄弟

來俄羅斯為皇——譯者。

候，我終於變成一個「西歐主義者」並且一輩子都如此了。

我的某些同時代人走的是另一條路，是否定性較小的路，但他們也獲得了我所憧憬的自由與自覺，我連想都沒有想到要非難他們……我只願聲明一句：我沒看見自己面前有別的道路。我不能和我所憎惡的東西獸在一起，跟它呼吸同樣的空氣，這大概是由于我缺乏相當的忍耐力，性格也不夠堅強的原故罷。我必須離開我的敵人，以便從我所在的遠方更猛烈地打擊它。照我看，這個敵人有着一一定的形態和一定的名稱：這個敵人即是農奴制度。在這名義之下，我凝聚和集中了一切，決心對它作戰到底——我發誓永遠不跟它妥協……這就是我的漢尼拔誓約，●而當時向自己立下這種誓約的還不止我一個人。我到西歐去，也是爲了更好地履行它。我並不以爲我的西歐主義信仰會使我失掉對俄羅斯生活的一切同情，對它的特徵及需要的任何理解。獵人日記，這些曾經令人耳目一新，後來却被遠遠地超過了的習作，便是我在國外寫成的，其中有幾篇還是在爲「到底回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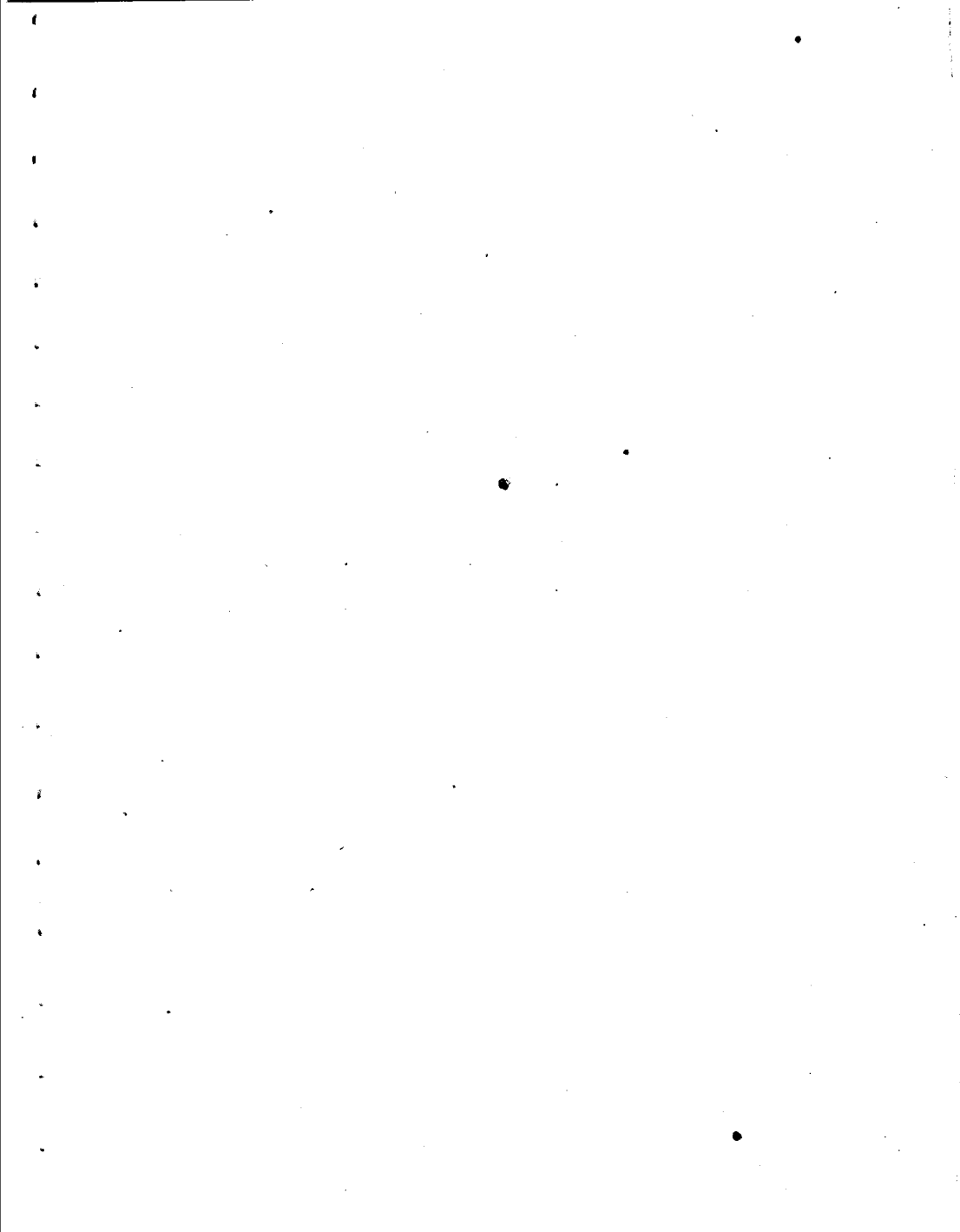
● 漢尼拔 (Hannibal, 247—183, B. C.) 迦太基名將，當其九歲時，曾在祭壇前向乃

父宣誓，謂將獻身祖國，消滅羅馬，此後凡表示終生不渝之誓言皆稱爲「漢尼拔誓約」。

譯者。

呢？』的問題而躊躇不決的苦惱期間寫成的。人們也許會反駁我，說這些作品裏所保存的那一點點俄羅斯精神並非我的西歐主義信仰之賜，而是與這信仰及我的意志毫不相干的。討論諸如此類的題目殊爲困難，我只知道，假使獸在俄羅斯，我準寫不出獵人日記來。同樣，我要說，某些穩健甚至熱情的，然而學識譚陋的愛國者硬要在俄羅斯與西歐之間掘下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而血統、語言和信仰却又這麼緊密地把兩者聯繫着——這鴻溝，我也是從不承認的。依照語言學者和人類學者的看法，我們斯拉夫民族不是構成印度——日耳曼人種的一個主要支脈麼？如果我們不能否認希臘對羅馬，以及這二者對日耳曼——羅馬世界的影響，那末，又有什麼理由不准這個無論怎麼說都是同族同種的世界對我們發生影響？難道我們竟是如此缺少獨立性，如此脆弱，以至應當害怕任何外來的影響，帶着小孩似的畏懼厭棄它，唯恐它會損害我們麼？我認爲不然；我認爲，恰恰相反，即使把我們推到大海裏去，我們的俄羅斯本性也是洗不掉的。否則我們的民族何至于這樣不長進！我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判斷：我的皈依西歐生活原則，却並未妨礙我對於洗鍊的俄羅斯語言之敏銳的感受和熱烈的愛護。我記得，儘管祖國批評界把我攻擊得體無完膚，却從未責備我說我的語言是不純粹，不正確的，我的文體是向外國學來的。

可是——“*Pasta costi*”（意大利文：夠了。）關於我個人已經講得夠多，我要說說別人了。這子讀者，于我自己，都會更有趣些。讓我附註一下：我的回憶錄（我決心將它交給公眾去評判）中的一部分是照年代次序編排的，其中第一篇所記述的是一八四三年以前的事。



I P · A · 普列特涅夫家的文藝晚會

一八三七年初，我，聖彼得堡大學文科三年級生，應了俄羅斯文學教授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普列特涅夫^①的邀請，去參加他的文藝晚會。那以前不久，我曾經把我的繆司^②——如像舊時所說的——的初期產兒之一，一篇史詩體的幻想劇，題名斯節紐（Степно）的，交給他評閱過。在後來一次演講中，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帶着他那慣常的親切態度分析了這篇十分可笑的，用孩童的拙劣手法盲目摹擬拜倫的曼菲列特的作品，不過並沒有舉出我的名字。他走出大學，在街上碰見了我，便把我叫到身邊，父親似的斥責我，但

^① 普列特涅夫（P. A. Plenev, 1792—1865）詩人，批評家，彼得堡大學校長兼教授。

——譯者。

^② 繆司（Muse）希臘神話中司文藝與美術之女神。——譯者。

又添上一句說我『還有點兒小才氣』這句話鼓起了我的勇氣，於是我又交了幾篇詩給他，他挑出兩篇，一年以後發表在普希金遺下的現代人上。第二篇的題目我不記得了，第一篇則是歌頌『古橡』的，開頭是：

『一株古橡

威嚴的林中之王

把它那枝葉繽紛的腦袋

● 現代人，俄羅斯文學史及社會運動史上最重要的雜誌之一，一八三六年由普希金創刊于彼得堡，次年普氏逝世，乃歸普列特涅夫接辦，但讀者甚少。四七年起涅克拉索夫與巴納耶夫任該刊主編兼發行人（四七至四八年其批評欄編輯為柏林斯基），撰稿者盡是當時的一流天才。一八五六年後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相繼加入編輯部，該刊遂成爲革命民主派的講壇，而與自由主義作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托爾斯泰等日益疏遠，雙方終至決裂，此後其撰稿人多係新進作者，六二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曾停刊半年，六六年被查封——譯者。

這是我發表在刊物上的第一篇東西——當然是沒有署名的。

我剛踏進彼得·亞力山大羅維奇的前廳，便碰見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已經穿好大衣，戴上帽子，正在向主人告別，用深沉的語音叫道：「對呀！對呀！我們的部長們真好！確確實實的！」——於是笑着走出去了。我只來得及注意他那白皙的牙齒和活潑的、靈敏的眼睛。

當我後來知道這人就是我迄未謀面的普希金時，我是多麼懊喪，多麼氣惱自己的遲鈍啊！在那個時候，普希金對於我，一如對於我的許多同輩，乃是半神明似的人物。我們簡直體投地地崇拜他。大家知道，最近以來，崇拜權威是要遭人恥笑，非難乃至唾罵的。誰要承認崇拜權威，就無異在自己身上打下一記烙印，表明他是一輩子沒有出息的人。然而讓我提醒提醒我們嚴厲的青年裁判官們罷：「權威」這兩個字的涵義本來並不壞。有各種各樣的權威。以我所記得的而言，我們（我是說大學裏的同學）當中誰也不願僅僅因為一個人富裕、重要或者擁有顯貴的官爵，便在他面前低頭。這種誘惑於我們毫不相干，反之……